



成人高等教育教材

*YUWEN KECHENG
JIAOXUELUN*

语文课程教学论

◎ 李福灼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人高等教育教材

语文课程教学论

广西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编

主 编 李福灼

编写人员 陈玉秋 吴晓燕 李福灼

杨伟蓉 潘冠海 赵荣新

韦美日 蓝 柯 谭为宜

李天时 崔昕平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课程教学论 / 李福灼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

成人高等教育教材

ISBN 7-5633-4696-1

I. 语… II. 李…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教材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06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市海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柳州市罗池路 13 号 邮政编码: 545001)

开本: 787 mm × 960 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5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 ~ 4 000 册 定价: 23.1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写说明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教材建设精品化,教材要适应多样化教学需要”的指示精神,加强成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推动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组织力量开发、编写了此套成人高等教育教材。

这套教材的开发采取科研课题管理模式进行。首先严格按照《广西成人高等教育部分教材建设实施方案》申报立项,然后通过专家论证和评审,最后经广西高等学校教材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批准,从200多项申报材料中确定首期研究开发项目46项,编写出版的教材共47种。这47种教材涵盖了文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动物科学和艺术等几大门类的学科。为了适应本、专科学生不同层次的学习要求,我们对主要学科分设了本科教材和专科教材。

本套教材力求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特点,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并适合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形式和教学规律。在强调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着重考虑内容的深入浅出,注意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在内容的选择上,教材注意面向大多数学生,既确保落实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又具有适当的弹性,能够适应学生进一步提高的要求,也给授课教师留有较大的选择和发挥空间。在教材编写体例上,采取了总论和分述的编写结构:总论部分概括阐述了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知识点,分述部分则对各知识点进行详细的讲解。同时,为了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掌握教材内容,便于学生自学,我们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编写了相应的学习指导书,对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予以点评和解析,并提供习题或自测题给学生自学,力求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本套教材已经广西高等学校教材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审查通过。教材得以顺利编写、出版和使用,与广西教育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凝聚着广西各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的领导和有关专家特别是广大编写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成人高等教育教材编写组
2004年6月

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与教育理念	1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	2
第二节 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	14
第二章 语文课程目标与实施原则	26
第一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目标	26
第二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目标	32
第三节 语文课程目标实施原则	39
第三章 语文课程学习	51
第一节 语文课程学习理念	51
第二节 语文课程学习方式	67
第三节 语文课程学习方法	79
第四章 阅读教学	89
第一节 阅读教学理念	90
第二节 阅读教学目标	97
第三节 阅读教学设计与实施	110
第五章 作文教学	119
第一节 作文教学理念	119
第二节 作文教学目标	124
第三节 作文教学设计	130
第四节 作文教学实施	137
第六章 口语交际教学	150
第一节 口语交际教学理念	150
第二节 口语交际教学目标	154
第三节 口语交际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162

第七章 综合性学习教学	178
第一节 综合性学习的教学理念	179
第二节 综合性学习目标	183
第三节 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	195
第八章 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16
第一节 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念	217
第二节 语文教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18
第三节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23
第四节 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制作	241
第五节 语文课外学习资源开发与利用	248
第九章 语文课程评价	251
第一节 语文课程评价的理念	252
第二节 语文课程评价的目标	256
第三节 语文课程评价策略	266
第四节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语文考试	283
第十章 语文课程研究与语文教师发展	295
第一节 语文教师发展	295
第二节 语文课程研究	308
参考文献	318
后记	319

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与教育理念

DIYIZHANG

本章提要 ■ 课程的性质问题,是课程的取向问题,它关乎课程的建设走向,主导着课程的教育实践 ■ 历史上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论辩,其实就是对语文课程取向的争鸣 ■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定性”是历次争论的升华,是语文课程发展的飞跃,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同时,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为语文教育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本章学习要点 □ 理解语文课程的性质 □ 理解语文课程中的地位 □ 实践、体验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已经在全国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区推行。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普高标准》)颁布。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新的语文教育理念,必将产生新的教学方式,从而产生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领域中一场新的革命。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余年的语文教育历程,经历了五次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每次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都会随着时代的步伐推动基础教育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进程。每个语文教学大纲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借鉴。历史地、正确地对待每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大纲,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21世纪初,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颁布的《标准》和《普高标准》以“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的提法,不仅是名

义上的变更,更重要的是语文课程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目前教育界对“课程”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定义,但在“课程”即师生教与学的活动过程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对“课程”的解释是:“课程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总体。”那“语文课程”呢?“语文课程”应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语文活动的总和。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从强调教学目标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从强调单一的教材因素到强调学生、教师、教材、环境诸多因素的整合;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强调显性和隐性课程的整合。这是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总趋势,也是语文课程改革的趋势。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洗礼,全国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必须接受的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洗礼。如何认识新课标、走进新课程、解读新课标、体验新课标,就成了推进语文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学习语文新课程标准本身就是教师的主动参与过程,是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语文教育的一种实践、体验与反思。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

20世纪,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大概围绕两大问题:一是“为什么教语文”;二是“教什么样的语文”。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有过三次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这三次争论对于澄清语文课程的性质和明确语文课程的地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历程,可以勾勒出一条发展线索:文道之争→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在这个争论过程中,语文界同人们的认识步步深入,人们认识语文课程的视点也在发生变化:从重视语文课程的特殊功能和结构特性,过渡到关注语文课程的过程特性,进而更深层次地触及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一些覆盖在语文教育表层的东西渐渐被人们争论的“潮水”洗去,语文教育的实质渐渐地凸现在世人眼前,语文教育的新理念逐步形成了。

● 一、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

“语文”一词作为课程名称始于1949年,在此之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

语”。对“语文”一词的界说,人们习惯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话:“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出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彼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为‘语文’。”^①这段话是20世纪60年代叶圣陶先生在回答别人咨询时对“语文”一词作的解释。1950年8月,国家颁布《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中也指出:“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少数民族小学,除教学本民族语文外,教学汉语、汉文时,也应以此为标准。”^②1950年6月出版的《初中语文》的“编辑大意”中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是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③

因为学术界对“语文”一词的理解不同,从而生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学”,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化”,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章”,也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字”。但从“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学习角度而言,人们普遍接受了语文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总和”这个界定。语文学科既包括书面语言,也包括口头语言;既涵盖外部语言,又涵盖内部语言;既兼容现代汉语,又兼容古代汉语;既包含语音、文字、词汇,又包含语用、文章;既涉及文学语体,又涉及实用语体。用“语文”一词作为一门课程名称,基本可以保证中小学生对语文内容的学习获得该学科的语言知识,形成基本的语言能力,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培育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最初的“语文”课程学习定性的重心在听、说、读、写四大语言能力上,由此产生语文学科的基本格调,这是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方面理解的,其本身的认识并没有错。而新语文课程标准是在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语文课程本质属性的认识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次飞跃。请看《标准》的表述: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请比较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的表述: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准》首先传承了初中《教学大纲》“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还加上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新的理念。可以肯定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②③ 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办公室编印:《建国以来中小学教学大纲汇编(1949—1986)》,1986。

地说,《标准》对语文课程的最新定性再明白不过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现在让我们共同走进《标准》,深刻领悟“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深层内涵吧。

::(一)语文课程的工具性

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以语言的工具性为基础和前提的。语文教育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民族的母语课程,究其本意是让后一代学会母语、掌握母语并运用母语进行交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语文学科本质属性工具性之争中,人们往往引用一些伟人的言论来证明它: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斯大林说:“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

毛泽东说:“学生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

叶圣陶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人们往往由“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为前提,推出一个“语文学科就是工具性学科”的结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以“工具性学科”来给语文学科定性就会忽视语文教育的其他特性,但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能否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20世纪对语文“工具说”的不断争论,在语言的工具性上进一步取得了共识,这为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我国语文教学取得重大成绩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否定语文课程的其他特性,也不因为语文课程有其他重要的特性而导致连语文工具性这一基本特性也抹去了,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获得一种语文学习、交际的能力。说得具体些,就是运用母语进行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在基础教育阶段,言语的训练至关重要,说到底,就是让学生在言语训练中把握语言规律,从而发展他们做人所必需的言语能力。《标准》特别强调了“丰富的语文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这是一个人进行言语交际的基本前提,也是一个人能熟练地使用母语这一交际工具

的基本前提。

由此我们强调,从语文课程的功能性方面说,必须承认语文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工具性是语文课程所固有的本质属性。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指语文本身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脑思维的工具,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同时,语文可以传承文明,可以承载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不可少的工具。

::(二)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对语文课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工具性的层面上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形势了,语文学习,当然要完成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训练,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会使用语文这个基本工具去进行思想的交流。除此以外,从更高层次上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母语教育是不能够仅满足于工具性的教育,它还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深层次的要求,那就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不断完善民族性格,所以,人文精神被提升到语文课程最突出的地位上来了。《标准》关键的一句话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别小看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它是在现代语文教育跨越了一个世纪后才提出来的,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术界的新理论发展对语文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促进了语文教育理论的向前发展,语文界才高举了人文精神大旗。

“人文性”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人文性”的内涵是什么?

1. 语文教育批评的大背景,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回归。

1995 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大热点中,人文精神是最突出的一个,自 1993 年上海文学批评界提出这个问题以来,随后几年的时间内各种议论不断。1995 年夏,北京的《读书》、《文艺报》为人文精神的讨论刊登了综述或专辑,又把这场讨论推到新的聚焦点下,使它受到更普遍的关注。1995 年底,上海《新民晚报》列举当年文坛的十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之争赫然排在第一位。港台及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对此也登载专文、评述或报道。至此,人文精神的问题已超出文学领域,进入了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大视野内。

1988 年初,一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开会,会后发表的宣言中第一句就是:“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宣言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光明从东方来。”西方物质文明发展至今,引发了许多问题。西方物质文明要走一条与东方精神相交融之路,这已是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共识!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交融观点已被众人接受。正当中国经济转轨和文化转型之际,人文精神的火炬高扬,无疑是向拜金主义与功利权欲主义抗衡的一大壮举。面对精神

战线的脆弱、人文生态的恶化、教育滞后、知识阶层贫困、文化环境媚俗、科学发展重理轻文、文学艺术溃退、哲学精神疲软诸多现象,人们在重新思考:人的价值究竟在何处?这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的争论不可能得出一个令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结论,但它引发的思考:人的价值问题、人的培养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作为学术文化的前沿阵地、人才培养的摇篮的大学很快把人文精神讨论的接力棒接过来,在中国大学中掀起了人文精神培育的一个浪潮。

1991年1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内蒙古大学时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很重要,应当好好抓,理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人文方面的知识,文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95年9月,教育部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会议,尔后有52所高校参与了“文化素质教育”试验。华中理工大学走在前列,该校举办了400期“人文讲座”,场场爆满,大学师生们表现出的热情是空前的。三年后,即1999年1月,为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32个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整理大学人文讲坛大家名流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一套“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丛书(已出五卷),展示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精神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而1997年11月开始的“中国语文忧思”讨论,其中的“文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主题,便是人文精神大教育在中学语文教育上的云集响应。我们暂且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回归”吧。

什么是人文精神?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与宗教信仰相对立,主张从宗教的、神灵的、彼岸的王国回到世俗的、感官的、物质的生活,认为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才是现实的,才是人本身。可见,西方当时的人文主义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感官欲望——物质的生活。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其人文精神是在文、史、哲中培养出来的精神、灵魂。汉语“人文”与“天文”相对,人文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信仰中的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亦即人文精神。从这个层面上看,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人文精神在中国、在西方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海上红日,正在高等教育中升起,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中国的教育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清朝末年,其主体可谓人文阶段;近百年来,可谓科学阶段;世纪之交与21世纪,正在发展为“人文·科学”阶段。“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共识。高等教育已进入“人文·科学”阶段。作为它的初级阶段——普通基础教育,如果不紧随其后,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科学”教育大厦将成为空中楼阁。基于此,中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形势也严峻起来,最明显的反应就是高考制度和高考内容的改革,今后将扩大高校招

生的自主权;高考内容向“3+X”、“3+综合”发展,中学教育中为应试需要的提早文理分科将会被淘汰,中学生只学“文”不学“理”或只学“理”不学“文”,将成为“发育”不良的“半人”而被大学拒之于校门之外。而中学教育各科中最具有人文精神的科目首先是“语文”。所以,中学语文教育便成了“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这就是人文精神回归的大背景。

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提出是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它将关系到一代国民素质跃上新台阶的问题。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刘国正先生发表了《我的语文教学工具观》,全面阐述了语文的工具性。上海特级教师于漪一直很重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在承认工具性的同时把人文性提到了国家、民族素质高度上来认识,她说:“‘语文是交际工具……是文化载体’的提法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20世纪人文学科最大突破之一是语言文学的突破,是在思想、情感、语言上同时发生的。语言不仅仅翻译思想、不仅仅是载体,而是意识、思维、心灵、人格的组成部分。把语文学科视作工具性学科的观念是滞后的。”其实,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以下简称《普高教学大纲》)把语文定位于“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已经承认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因素。因此,人文性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已逐渐被认同。如果说数理化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那么学生的人文素养则主要由语文教学来完成。人文的失落是工业时代教育的一大失误,人文的回归是21世纪的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人才培养多元化的新时期,人文教育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缺少人文关怀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王鹏伟设计了实验课题“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由吉林毓文中学赵谦翔老师实施,三年的实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预示着语文界已经把人文精神培养列入语文教育领域。人文精神的培养成为新时期语文教改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人文精神在语文教育中的回归。

2. 语文教育的不断深化,探寻着语文教育的本源——民族之根的教育。

传统语文教育绵延几千年,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100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20余年来的语文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时语文考试出现的弊端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语文教育除了掌握听、说、读、写交际工具外,它的精华是什么?随着国门大开、信息的交流,人们的目光从大陆辐射到海外,审视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澳门的中国语文教育、台湾的中国语文教育以及世界华人区的中国语文教育,中国语文教育除了工具性外,还有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汉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之灵魂。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皆如此,都德的《最后一课》流芳千古,“法兰西万岁”五个大字震撼

人心,正是法国人民对本民族语言的爱和对失去民族语言的恨。人们明白了:语言是一个民族之根本。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方在谈到日本国语教学时说:“国语教学不是简单的文字或字母用法和段落或句读的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国语不是训诂之学,而是活思想问题,是川流不息的生命。”^①俄国国民学校和教育奠基人乌申斯基说:“在民族语言明亮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人们一代跟着一代传下去,但是每一代生活的成果都保留在语言里,成为传给后一代的遗产。一个民族把自己全部精神生活的痕迹都珍藏在民族的语言里。”国际上语文教育名家的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语文教育的实质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继承发扬问题。我国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阎立钦说:“我认为我国语文教育的实质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具有特殊的、深刻的教育特征,决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文字的学习。”

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认为:“语文是民族之根。它无声地记载着本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记载着民族文化的地质层,母语教学必须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②于漪老师对语文教育的思考首先追溯的是语文的本源——语文对人的教化与陶冶功能。语文教育的“地质层”就是民族血脉的绵延。这种探寻语文本源的论述是极其深刻的,它是语文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无疑会给新世纪语文教育带来质的飞跃,是把语文教育放到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下所得到的启示。移居他国的华人不忘对后代进行母语教育,就是为了民族文化的继承,这就验证了台湾大散文家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中文乃一切中国人心灵之所托,只要中文长在,必然汉魂不朽。民族文化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失,不因政治冲击而淹没,它已注民族血液之中,无论如何也割舍不去的。”李岚清同志指示上海编写了一套“两千年前的哲言”作为全体高中生的补充教材,并特别为此书题词:“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作贡献。”^③

3. 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内涵——培育健全人格,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我们说过,人文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和社会的事物,其核心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信仰中的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亦即人文精神当中。从这个层面上说,人文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从近年来语文教学界提倡人文性的一些论述看,它是区别于工具性而言,多是强调语文学习的文学熏陶、文化价值、审美教育、情感培养、人格完善。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情

①② 阎立钦:《我国语文教育与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启示》,《教育研究》,1998(3)。

③ 《教育研究》,第29页,1998(3)。

感的和谐、环境的熏陶、内心的体验。基础教育是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基,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和谐发展,这是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语文素质教育以人为本,通过语文历练过程,全面地、综合地提高受教育者的语文素质,使受教育者具有热爱祖国语言文学的情感素质,具有运用与理解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素质、言语行为素质、文学审美素质和语文习惯素质。语文素质教育的对象是受教育者的全体,它致力于提高一代人的民族文化素质,提升一代公民的文化品位,传承祖国民族文化的血脉。整个教育过程中关怀着人的成长、人格的健全与发展,这就是语文素质教育对人的终极关怀,也是《标准》第一次高举语文教育人文性大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提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并非要把语文学科当作人文学科看待,如果这样的话,那语文科与历史、政治科就没有区别了。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是继续学习和将来从事工作的基础,是今后学生生活和学习必不可少的一门技术,它这一工具性特征至今谁也没有否定。如果我们只重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语文学科将沦入人文主义的虚幻世界中;如果我们只重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语文教学又将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如果把两者统一起来,就整合为语文课程的整体,成为鸟的双翼、船的双桨、车的双轮。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解决的问题是学生该学习什么、如何学习;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侧重解决为什么而学的问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工具性偏重于理性,人文性关注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完整性。所以,语文课程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我们理解为: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通过语文的学习,切实掌握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基本技能,从而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服务。同时,语文课程要关注学生在学语文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和生活的亲身体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培养一种自主、合作、探究性的良好学习行为习惯和学习方式,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健康的心理品质和高尚的人格,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 二、语文课程的地位

《标准》指出: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

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

概括以上一段话,《标准》对课程的定位在“两个基础”与“一个重要”上。即:“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因而“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顾明远先生说:“母语是一个民族的主要语言,它是这个民族的社会交际的基本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因此,每个国家都把母语教学放在课程。”^①可见,语文课程的地位是由它的性质与课程的定位标准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语文是一个人终身学习和生活的基础,它是人与人交流,与社会相融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对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尽管还未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语文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点仍被人们所认同。从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历史看,建国以来对语文课程计划有过多次调整,语文课程的课时数在逐渐减少。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时约占总课时的20%~22%。在这一次语文课程中又增加了“综合性学习”这门课程,相应又减少了课文课程在课堂上直接讲授的时间。但是,语文课程的时数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还是最多的,这就充分证明语文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没有动摇,语文课程承担的神圣使命更加引起了国家的关注。

语文课程历来是基础教育的“老大”,语文科历来又是各类考试科目中必考而且首考的科目,语文课程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不容置疑,历次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它的基础性可以用如下语言概括:

语文课程是基础课,它是工作和学习的基础,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

语文课程是文化基础课,它在强调听、说、读、写四大语文基本素养的同时也强调了思想文化内涵。

语文课程是关系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基础课程,它强调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语文课程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文化家岸根卓朗的真知灼见来证明:“放弃母语,就是通向亡国(毁灭文明)的捷径。”从这个层面上讲,作为国民基本教养之基础的语文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 三、语文课程的其他性质

::(一)综合性

语文学科自古就是文、史、哲、自然的综合,这从古代语文启蒙教材以及读写教材中

^① 柳士镇、洪宗礼主编:《外语文教材评介》,“序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